四書說苑

四書說苑卷五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子罕言○子罕言者獨利而已四字爲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與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與字之義學齋佔畢

達巷黨人○甘羅曰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註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說未知所出紀聞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註巷黨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即一地史遷謂黨人即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加童

子二字考異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槖想是箇神童與闕黨互鄉迥別春秋小學久廢執御執射孔子爲成童說法欲納諸小學之中漸進於大成之道不是承之以謙也觀下聞太宰言直以多能謝之便見撫餘說

博學而無所成名○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義疏　鄭註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後儒誤認無成名爲無名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惜抹却大哉一歎南史王僧辯爲梁元帝作勸進表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卽大大卽無所成名上下一貫稽求篇

麻冕○古註緇布冠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冠禮之緇布冠也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獲板之綖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後易以純與服相稱夫子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雖變古無害於義故可從補義　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則倍之鄭註八十縷爲升升當作登成也金仁山曰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註疏相傳之誤集證

今也純○鄭註純黑繒也側基反今讀如字非按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

純周禮純帛註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紀聞玉藻純組綏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系旁才此鄭氏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混冠爲冕又冠無名純者後錄

子畏於匡○論語緯子畏於匡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故匡人疑之冬夜箋記

太宰○此太宰應爲吳臣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於槖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太宰嚭問子貢也義疏按列子太宰親問孔子不若劉向說苑云問子貢者爲與經合然其辭列子又較近之韓非說林亦

云子罕見孔子於商太宰朱子或問引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是也集註仍依孔註蓋百家之言均難盡信皇氏以左傳證定屬吳可從考異

固天縱之將聖○孔子大聖天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䇿𨗀風俗通引論語同天縱之莫盛於聖論語詳解曰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羣聖之統帥按集註謙若不敢知之辭似泥劉向說苑而云郝氏解更穿鑿將字只合訓大爾雅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並訓爲大孔註天縱大聖之德是也考異

鳳鳥不至○尚書鳳凰來儀春秋傳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世紀白虎通皆云黃帝時鳳凰止於東閣成周未

必有此且祇鄭箋言之所云亦集爰止第泛舉耳蔡邕琴操有神鳳操謝希逸琴論謂成王時鳳舞於紫庭而作豈周時鳳來不止鳴岐山耶周公曰我則鳴烏不聞豈周公在時鳳未至耶考竹書周成王三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公作詩與詩序合則鳳至在周公亡後 續詩傳

河不出圖○漢人以八卦為河圖說見孔註論語及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即八卦為河圖之證 岱南閣

雖少必作○義疏本少下有者字曰雖復年少見之必起史記世家曰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代少字則

少當去聲無疑高氏問辨錄鄉黨篇狎褻二字爲證亦確考異

病閒曰○閒朱註讀如字訓少差也按閒如居閒中閒請閒之類皆與少差義不合又按廣韻入櫚韻音居莧切訓瘳也正字通云禮文王世子旬有二日乃閒疏曰病時病恒在身無少空隙今病既損有空隙故謂病瘳爲閒據此病閒之閒當讀音櫚似與少差義洽直音

求善賈而沽諸○賈一音古音義善賈猶言良賈詳解按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註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註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註賈人將行者古人重

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沽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其證　秋槎雜記

賈者凡買賣之稱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段借字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　說文註

子欲居九夷○東夷周朝鮮地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　問對　九夷蓋在徐州莒魯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周末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偶欲居九夷耳非忿懟中國莫能宗己而去之也　小傳　史記李斯曰惠王用

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考之九夷之地可見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欲居九夷大事記

苗而不秀○此亦痛惜顏子而發疏按牟融理惑論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註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千古斯痛世說新語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皆以此爲惜顏子考異

巽與之言○集註法語巽言作對與字之神不出左蘿石云言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失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

止持一法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矣釋地

不舍晝夜○舍字訓止謂息也入舍屋及星辰次舍義同論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今人盡改音捨於理僻謬匡謬正俗

釋文舍音捨上聲集註亦然楚詞辨證云洪氏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音去聲論語不舍晝夜音捨者非是辨證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紀聞

縕袍○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衣有著之異名縕謂今纊乃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爲繭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繭也鄭註

可與共學○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筆解

詩正義及劉向說苑權謀篇三國志魏武帝紀註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引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按勘記

唐棣之華○爾雅唐棣栘常棣棣原分栘棣二種按栘夫栘似白楊棣白棣花若李而小正白陸璣草木疏云棣郁李又名雀梅亦名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與爾雅夫栘說不同嚴氏詩緝云召南唐棣之華與論語唐棣爾雅所謂栘也小雅常棣之華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今人多混 讀書質疑

入公門章○自入公門至私覿愉愉如也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按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盈容私覿愉愉焉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註云謂聘容也足與此篇証明鄭註聘禮記引論語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

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攝齊與摳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同兩手摳衣是卽席之容非上階之法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謂出也 駢枝

過位○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政事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事玉藻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如議政事當視內朝則

羣臣皆入路門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事玉藻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是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唯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非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於君問對及侍食於君者皆在內朝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何能

升降觀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事 補義

沒階趨○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註引論語同曲禮帷簿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疏引並有進字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走部趯字註 校勘記 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亦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進於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爲衍文非是 典故彙

執圭○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度用偶數大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執

也補義

享禮○享禮用圭惟二王後享天子鄭註云其於諸侯用璧琮耳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註鄉黨云旣聘而享用圭璧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辨正集註承其誤典林

發氣滿容○儀禮發氣盈容漢人避惠帝諱變盈爲滿今註誤襲其文日知錄

君子不以紺緅飾○爾雅一染爲縓再染爲赬三染爲纁以纁入黑則爲紺是紺爲四入之色紺又入黑則爲緅是緅爲五入之色又黑於紺矣紺緅並非不正之色考工記鍾氏註緅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儀禮士冠禮爵

弁註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據此則爵弁之色卽緅也緅既可用以爲弁獨不可用以爲飾乎且紅爲赤之閒色紫爲黑之閒色而又紺緅爲赤黑之閒色不與紅紫混乎考深衣篇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卽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繢尊者不俱存則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緅非繢又非青素於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 辨正

當暑袗絺綌○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集解 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别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 義疏 皇本袗作縝唐石經作袗五經文字云袗

論語作袗禮記作振廣韻云袗單衣或作縝又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註亦引作袗說文訓袗爲元服未有訓爲單者

攷勘記 士冠禮兄弟畢袗元註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古文袗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註袗同也上下皆元也枝此則袗絺綌衣裳同絺綌也絺綌皆單不必以袗爲單也 秋槎雜著

寢衣○孔曰今之被也 集解 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云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集註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潛研堂

狐貉之厚以居○孔註在家所以接賓客朱註私居取其

適體皆以狐貉爲衣服梜以居卽今坐褥非褻裘也古者坐謂居論語禮記皆云居吾語汝 識小錄

吉日必朝服而朝○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朔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視朔者一月之禮視朝者一日之禮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玉藻記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 駢枝

孔子在魯致仕時○孔子以魯司寇去後反魯未嘗仕也杜預註左傳云魯爲大夫而去故曰後據此不得云致仕註因伊川說請討陳恒章註云孔子時已告老同

一失也

齊必有明衣○明衣浴衣也明布浴布也齊欲其潔故衣布皆以明稱之 集說

齊必變食○今人以茹葷不肉食爲齊古則不爾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齊日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皆爲不利人齊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孔子惟酒無量齊日並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未足據 歸書亭

食不厭精○厭平聲不待精細而後屬饜聖人於飲食非有所擇苟非如下所云不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論語解

說文厭飽也足也集韻舊本皆作食不饜精膾不饜細蓋連稱不厭與下文諸不字並作禁辭謂不飽精不飽細也若作厭惡解反似爲饕餮之徒勸加餐矣稽求篇

失飪不食○飪古文作䏕易鼎卦彖以木巽火亨飪也說文飪大熟也玉篇同揚子方言徐揚之閒曰飪釋常談過熟謂之失飪儀禮聘禮賜饔唯羹飪註羹飪謂一牢也特牲饋食禮請期曰羹飪註飪熟也郊特牲云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又曰腥肆爓腍祭腍卽熟肉與飪同蓋祭肉重生其次半生半熟其下全熟生人之食不然內則爲

炮實棗編萑爲醢煎膏以下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擣珍則云孰出之漬則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所謂三日三夜期朝卽生熟之節醢膏美酒卽烹調之法如應三日三夜者僅至期朝則猶生應期朝者竟至三日三夜則過熟皆不得中此爲失飪 洗桐軒

不時不食○禮運曰飮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飮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香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鱻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

秋用麥類此爲正解稽求篇鄭註不時非朝夕日中時禮自天子至士一日皆三時食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祭牢肉互舉之皆朝夕日中三時食也典故歟

割不正不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註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桉此古割肉法從橫割曰午割後錄

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文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益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通後世於氣字皆讀作氣息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

其義矣 通藝錄

沽酒市脯○魏鶴山云詩有酒湑我無酒沽我酤宿酒也毛謂一宿酒曰沽沽音古鄭謂酤酒非三代無酤酒者沽酒市脯亦謂一宿酒耳 發義 鄭註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賈疏云功沽謂善惡沽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 人物考 曲禮脯曰尹祭鄭註尹正也孔疏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邪疏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 辨正 凡消納於腹古通以食言之如食德食言是漢書于定國傳食酒至數石不亂柳宗元戽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不必因脯始得並言顏氏以此爲孔子齊時事 考異

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

集解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

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不應

此獨泛及釋地

雖疏食菜羹○言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

先之時亦必嚴敬桜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

知此三者雖薄物亦祭先也疏陸氏謂瓜作必出魯論桜

何氏集解正魯論也何纂集衆說並是瓜字南史顧憲之

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

物亦非必字稽求篇玉藻瓜祭上環環者横斷形如環也

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蹇間下環是脱花處祭時取上環

祭之據此瓜字如字讀 集證

鄉人儺○儺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時當在阼階別無異義孔云恐驚先祖穿鑿非本旨 筆解

郊特牲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階鄭註云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強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而徐仙音禓爲儺今讀者遂不言禓失之 匡謬正俗

廄焚○馬廄字皆書廐字廄字從殳廐字從旡經史中無此廄字殳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廄庫若從旡卽失武事之意唐石經釋文廄作廏他本作廐誤 校勘記 校釋

文廄夫子家廄王弼曰公廄釋文本鄭註鹽鐵論邢德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是王弼所本然雜記云廄

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明是家廄王說非也　古訓

侍食於君。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舍玉藻而引周禮不合稽地侍食有二玉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侍食非君所客君不命臣祭故不言君祭有膳宰嘗羞故不言先飯邪疏賜之食則不祭是也又曰命祭然後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以客禮予臣君祭之後先飯之前有君命臣祭臣承命而祭之事邢疏君命臣祭臣亦祭是也然君命臣祭臣承命祭以客禮自予也君命臣祭臣不祭委君命也夫子於君祭

時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飯既不敢承君命又不致養君命賜託膳宰以示愛君之心陰辭命祭以示不敢當客禮之意事君盡禮之至也翟山樓

東首○集註東首以受生氣也本玉藻鄭註毛大可謂東首不止視疾然視疾不變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必西負東嚮首之東示面君意也若生氣何時不可受而必於此際受之枝君子雖寢恆東首據曲禮曰請衽何趾亦有隨意便安之意唯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楚餘說

居不容○唐石經容作客釋文云苦百反經義雜記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也集解云為室家之敬難久謂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

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當從陸氏作客段玉裁曰居不客者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者惡其生之同於死也 挍勘記

有盛饌○孔註敬主人之親饋朱註敬主人之禮核禮即主人親饋之禮蓋饌不爲己設則主人不親饋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是也此盛饌爲己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爲禮仍是以其饌矣 辨正

色斯舉矣章○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必迴翔審視而後下止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疏 雉本山棲而山梁人所

往來之地孔子見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乃歎曰時哉時哉益色斯舉矣者可以速則速翔而後集者可以止則止孔子去魯有感豈謂飲啄得其時哉夫山梁雌雉處非其地而舉集得宜可以免禍時哉之歎孔子教子路深矣子路不悟而共之故不免於銜難 類考 記者有一聖人之時在胸中只就夫子所歎雌雉指出有一雌雉在胸中却先用色斯舉矣二句凌空岩起而點入雌雉以實之絕不打轉說理到化境行文亦到化境雌雉何以在山梁必是翔而後集者共之而即作則又色斯舉矣妙處正以參差不着迹見之若改作山梁雌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子曰翔而後集色斯舉矣時哉時哉豈不呆甚 約旨 共爲供具之

義嗅爲以鼻審氣之義此朱子本註今改從後說共爲拱
執之義三嗅竟作三鳴加此當依晁氏改嗅爲戞不讀作
許又反枝戞者長鳴之義雉鳴曰雊曰鷕戞字殊不合考
劉聘君說嗅當作狊音菊鳥張兩翅狊狊搖動也較晁義
爲長愚意共音拱嗅依劉氏作狊音菊子路拱執梁雉飛
起與本章首句相應　直音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先進於禮樂○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集解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也則此謂不從陳蔡得仕進者也葢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疏

德行顏淵○仲尼歷聘諸國知道不行自衛反魯刪定六經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序十哲論四科以示將來當是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目擊指顧列爲四科亦一時之盛也長慶集史記弟子傳受業身通六藝七

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節統紀七十二人中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況冉有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始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有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此顯然不從陳蔡者鄭氏謂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皇疏云此記者別記一節 稽求篇

孝哉閔子騫○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釋地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

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潛研堂　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臣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爲忠註論語云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論語依此說爲得古義

三復白圭○黃氏榦曰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通證

顏淵死○桉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死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運識之日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

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去聖近所傳定眞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當四十一許愼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未死假言死耳鄭已駁正王肅僞家語於史文蚤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邢疏取之不足信考異

未能事人○此夫子正答子路之問禮莫大於祭先王事鬼神皆由人事推之生盡養死盡享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云事鬼也即教人之事人也而事鬼神之義盡矣死非可預期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唯其知生故重吾死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知死之義盡矣古註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非是溫故錄

子樂○子樂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繼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 示兒編

洪氏曰○按漢書敘傳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顏師古曰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集註漢書下脫一註字 校勘記

魯人爲長府○此因季氏惡昭公也左昭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公遜於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尙可問乎閔子能爲婉辭諷之則與聖人強公弱私之

心深有契矣考異

季氏富於周公○左哀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字合訓厚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魯自宣公稅畝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所謂爲之聚斂子旣以正告冉有仍不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絕之若依舊說周公勳貴有之曷嘗以之致富乃與富人相衡論哉考異

屢空○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名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集解顏子庶幾於聖

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因我不留於中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耳聖人則絕四矣 論語解

不踐迹○踐實履也室閫奧也子張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爲苟不踐善人之迹亦不能入於善人之室 集說

論篤是與○論篤者口無擇言君子者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故同爲一章 集解

夫子哂之○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 義疏 哂與吲字同微笑謂之哂大笑亦謂之哂說文笑不壞顏曰㰻論語夫子哂之是哂爲微笑也曲禮笑不至矧鄭註齒本曰矧

大笑則見釋文剏本又作哂是哂爲大笑也哂哂改剏並通 疏證

求爾何如○求爾何如赤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赤之下皆當讀斷 湛淵靜語 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歎蓋人多忽此故耳 筆乘

如會同○衆類日同本鄭註周禮大宗伯之職殷見日同邢疏作殷類日同宋諱殷故改殷爲衆但以見爲類則難曉或因殷類日視而誤 識小錄

端章甫○鄭註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邢疏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元端冠章甫以視

朝之時已廢爲其小相君之禮爲其說甚明集註削去諸侯日視朝之服語蒙引乃云宗廟之事或諸侯會同以服則元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自爲一解諸侯宗廟會同無有元端而章甫者 識小錄

鏗爾○集解鼓瑟希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孔註鏗者投瑟之聲正義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廣韻中鏗下引此六字此唐人鏗爾帶下句讀之明徵 辨正

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音義

臧在東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己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以自取異較率爾之形

益甚矣 古訓

浴乎沂○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筆解 王稼村云四子言志之日實魯哀公十四年夏五月也夏五月即今之三月蓋自古三月上巳祓除不祥故點也託言春服既成浴沂而盥濯非澡浴之浴 問對

風乎舞雩○論衡明雩篇曰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莫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孔子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按三子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志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

與點 過庭錄

吾與點也〇夫子問四子用世何如三子言爲國之事皆荅問之正曾晳無意於世自道其瀟灑之趣非荅問之正也夫以行道濟世之心聞浴沂詠歸之語浮海居夷隱隱相觸故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繼荅曾晳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非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可見後人不原夫子喟歎本旨不詳此章本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指爲道妙未免形容之過 日抄 如或知爾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絶不相蒙夫子曷爲與之葢沂水春風即乘桴浮海從我之由即吾與之點子路聞而喜即曾晳之後赤也爲之小兩節即由也好勇無所取材之責聖人

心乎天下倘賢王復作天下宗子與三子各行其志無如轍環終老不若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聞曾點曠達之言遂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契合聖心在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點當聲入心通不當愈問愈遠且受駁斥宋儒誇爲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小倉山房

唯求則非邦也與○按邢疏謂二節皆夫子自爲問荅經典釋文非邦上有焉字於虔反則其自爲問荅益明 考異

死生有命○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

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君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云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卽四海皆兄弟之說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豈有語病耶 潛研堂

去兵○古之言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始以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五經無是語 日知錄 按古所謂兵固多指

兵器古所謂治兵卻不專指兵器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
玉治兵於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則治兵者治其執兵之人
也昭十四年楚子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杜註兵在
國都之東者孔疏簡兵謂料簡其强弱此更明以執兵之
人爲治兵矣治兵者益兵之反如魯爲齊難而作邱甲此
益兵也反是而滅其卒乘緩其徵發即去兵也 辨正
惜乎夫子之說○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句 過言一出駟
馬追之不及 鄭註 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
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 義疏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十三
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字即指上二句謂其論
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

盍徹乎○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因請滕於野行之故復爲助法之形體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本此以言周制後儒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百畝而助矣何名徹哉趙註孟子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校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據此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學春秋隨筆康成訓徹爲通朱子因以通力合作爲徹以公私內外俱可不立而與孟子其中爲公田之說不合穀梁曰古者什

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有食九人食八人之農使通力合作則無善稼不善稼之分與九人八人之别矣 小倉山房

片言可以折獄者○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集解 宿舊也陳也子路勇於義其於人有所不諾已諾之則必行故無宿諾也宿諾猶陳言矣 七經小傳 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與訟於理亦難通不如孔註之確 潛研堂

一朝之忿○荀子不苟篇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

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葢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古義

忠告而善道之○皇本高麗本作忠告而以善道之釋文出善道云導也桉包註本作以善道之文義較明 挍勘記

衛君待子而爲政○爲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待子爲政可也註中胡氏說失其旨矣 蒙引 正名只是正之無立他人之理但念輒既爲君而瞶未正父之名瞶將名爲臣乎帥師圍之瞶將名爲賊乎孔子果用衛令輒迎而養之父子之名已正矣不重爾其祖

立孫周道也孫立則祖廟之下安得禰廟而事之人物考

必也正名乎○馬曰正百事之名 集解 鄭註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 義疏 臧在東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夫子斥之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序亦引此二句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顚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隋經籍志小學類正

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要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爲不當正孔子世家以此章列衛輒父不得立之下疑誤 古訓

襁負其子○食貨志云藏繈謂繈貫錢故總謂之繈耳後學謂繈爲錢乃改爲鏹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桉孔子云四方之人襁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襁褓耳豈復關貨泉耶 匡謬正俗

不能專對○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荅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 四書通

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與專對義同 釋地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 集解 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義疏 鄭氏謂冉有臣於季氏故以爲季氏之朝諸儒從之愚謂卿大夫有家耳季氏魯卿安得謂之朝此必魯君之朝也按左哀十一年齊伐魯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冉有爲季氏家臣無朝魯君之理以此考之乃從季氏自魯朝而退觀有政一言其爲公朝可知 集說 國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家之有朝殆自季氏始敬姜之言非古也先王之制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私室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知君聽政路寢之時卿大夫各治官職於外如果大夫有外

朝以業君之官職冉子謀政私朝乃其常分孔子曷爲以其事也抑之識小傢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卽下文不幾乎之幾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其意甚明辨惑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出直躬云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校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子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註直躬楚葉縣人也葢字雖作躬亦俱不解爲直身挍勘記

不可以作巫醫○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集解巫醫所以治疾無恆之疾不可治也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

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蓍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驗枝

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集解　占驗也夫子之意以爲無恆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必能恆厥德而遠恥辱矣

集說　巽爲柔卦而以剛德居剛位是剛失其中非巽德矣婦以柔德爲恆剛而不中是不恆其德也巽爲躁卦過剛

則躁古云人神躁則欲離其形豈可久之道乎 易宗
亦可以卽戎矣○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卽戎葢天子
卽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爲始六服凡六年終至
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年又亦如
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擧其始也先儒
但以攻戰爲卽戎不思仲尼敎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
世諸侯擧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筆解
邦有道穀○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
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集解 聖人之言本自明白當曰夫子
何不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今文只有下面恥
也字則有道而求祿何恥之有若曰皆爲可恥須添字腳

問對 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說至當 潛研堂

危言危行○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註中高峻意本此然孝經明云高而不危是高與危有別况禹皋拜手且奭同心言行之間粹然一出於正而已矣取於高哉廣雅云危正也釋此爲長 識小錄

羿善射○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正義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卽謂丹朱 紀聞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

此漢時竹書未出孔氏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日知錄
音義丹朱傲傲字又作奡奡葢古字通用矣斗南謂奡與丹朱爲兩人若作傲慢之傲旣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又云傲虐是作乎曰罔水行舟正陸地行舟之謂曰朋淫于家丹朱與奡二人同淫樂也此說確甚陔餘叢考
俱不得其死然○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言於未死之前期辭也此逮二人於既死之後斷辭也然字喚起下文便見得尙德之意考證
人也○人上當失一字子必不直曰人而已彼非人而管仲乃獨曰人乎不乃管仲外舉非人者是豈子之意也或曰人當作仁亦非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管仲所盡

子亦不輕予之　小傳

騈邑三百○人名與地名他書俱無所見玩本文以伯氏騈爲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未嘗有騈邑之名也考證　韻書騈並駕也有相聯之義史記楚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若然管仲書社三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三百社共七千五百家耳社卽里里亦謂之邑書邑之人名使相騈聯故曰騈邑類考　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應劭云郱一作騈後爲伯氏邑其說必有據杜註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山東通志謂青州府臨朐

縣即古駢邑葢本諸此孔氏註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劉向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之用刑並論習鑿齒亦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據此則指管仲行罰之公而人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辨正

卞莊子○氏族大全云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卞莊子是也集註云卞邑大夫則本於周生烈之說類考

今之成人者○觀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爲疑三者又皆子路所能故胡氏疑其爲子路言纂箋

久要不忘○要字讀去聲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

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云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張押韻作平聲收謬矣 人物考

公叔文子○衛公孫發註謂公叔文子論語孔註作公孫拔集註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紀聞 呈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公叔文子卒鄭註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養新錄云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子論語註公孫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俗本作枝誤乃知今世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據此則枝字皆形近傳訛 校勘記

其然豈其然乎○張斗堂云論語古註其然指不厭三句豈其然乎指不言不笑不取若依朱註故作疑辭則有涉

油滑非聖人口氣小倉山房

臧武仲以防○魯有二防一近朱春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是也杜註云近宋者爲西防城近齊者爲東防臧氏之防疑近齊致防奔齊殆因其近與集證

晉文公譎而不正○楊升庵云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事莫大於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爲理長集註所言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同異

公子糾○金仁山曰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卿杜預韋昭俱有桓公殺兄之語但二者曲直不待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前無正名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桓公不誅仲而用之仲安得而仇桓乎 類考 桉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史記齊太公世家襄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皇疏云齊僖公三子長襄公嫡次子糾庶小者小白也桉此則子糾兄而非弟甚明 問荅 桉管仲大匡篇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

曰今君知臣不肖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註云鮑叔以小白年幼而賤故難爲之傅也糾兄桓弟是又一確証 譾小錄

桓公九合諸侯○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 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疏 自公穀以來俱以九爲實數周秦兩漢人多以九合 匡作偶語釋文九字無音前人皆如字讀未有因左傳一據遂欲改文爲糾者左傳亦嘗見九合事襄十一年晉侯謂魏絳

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盖晉悼公復有九合之事先儒亦核實數之國語載晉悼謂魏絳作七合諸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再三與七斷必爲數則九字可無疑 考異

如其仁○此章作兩說看一說謂如管仲其人亦可謂之仁一說謂召忽之死得爲仁管仲雖不能死而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仲之仁亦如忽之仁其字指召忽 問對

霸諸侯○註云霸與伯同總謂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乃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音爲動字 日抄

自經於溝瀆○爾雅水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瀆乃水之大

者後漢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是以孔子自經溝瀆之言指召忽也左莊八年魯殺子糾於生瀆召忽死之生瀆史記世家作笙瀆註云笙瀆魯地句瀆也句瀆一作溝瀆類考

大夫假○家臣一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後錄

請討之○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紀聞

先發後聞可也○楊升庵云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兵主何所爲發若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

先發後聞謬矣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論語此章而繼之曰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蓋指宋陳之國移兵以討州吁爲言非謂孔子也集註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殊非胡氏本意 類考

不在其位○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註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爲一章蓋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註因泰伯篇有此文註爲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爲一章誤矣 讀書脞錄

君子恥其言○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

過中之行君子不爲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注因而字故爲此說本分言之止是恥其言過其行舊說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南軒日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二說意同而字益之字之誤 辨疑 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校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荅問云邢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註疏本乃後人按改非邢氏之舊 挍勘記

君子道者三○道有二解一 道理之道如君子之道四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有君子之道四焉之類是一 道言之道

爾雅釋詁訓道也如道學也道盛德至善之類是此道字當訓道言之道君子所言者有三與下文夫子自道一氣相生不然道者二字幾不可通 讓小錄

子貢方人○方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 音義 讀書脞錄云左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是亦諫之類也昭四年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挍勘記 桉子貢言人過惡故曰賜也賢乎而謗人哉夫我則不暇謗人也古文謗作方益謗從旁旁又從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物則子謂子

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古訓

抑亦先覺者○孔曰先覺人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

人集解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

信也疏

微生畝○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晦古畝字尾微古字通公

冶長篇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鄭曉以畝高爲一人畝名

高字也過庭錄

於公伯寮○言若於他人該有豪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

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

殺伯寮於市朝也義疏集解於惑志下容註文蓋以志字

絕句史記亦然義疏曰景伯既告季氏有惑志又於公伯

賢下添者字顯分下四字趨向下文 考異

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
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集解 王弼云七人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元云伯夷叔齊虞仲
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
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 疏 作讀如作者之謂
聖之作仲尼序書始堯舜堯舜以來始有典籍故道典籍
以來聖人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也此章偶與辟世章相屬學者遂穿鑿妄解 小傳

石門○鄭註云石門齊地隱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校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

石門註云魯城外門𦤎郭門也 釋地

硜硜乎○說文硜古文磬九經古義何晏註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卽磬字今禮記作磬梭硜本古文磬字段玉裁曰後以硜爲堅确之意是所謂古今字 校勘記

斯已而已矣○釋文曰斯已之已音紀集解曰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讀上已如紀 考異

考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皇疏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已而已矣是唐以前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已不作已也已與已絕非一字宋儒誤讀斯已爲以未免改經文以就已說 養新錄

諒陰○諒陰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爲梁庵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堊室而遂以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朱註闕音今考儀禮註疏並尚書蔡註諒陰卽梁闇音俺 直音 張謙中復古編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何謂梁闇伏生書大傳楣謂之梁闇讀如鶴禮喪服四制卒哭後翦屏柱楣謂之梁闇晉賈后取妹丈韓壽子養之託梁闇所生别作庵非 九經古義

原壤夷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 疏

桉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地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曲禮曰坐毋箕 鄉黨圖考

以杖叩其脛○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指其足脛使
知夷踞之罪非拏擊之明矣筆解
闕黨童子○荀卿云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知
有親者多取孝弟以化之括地志云闕里在兖州曲阜西
南三里水經註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
南闕又靈光殿基之東有兩觀闕里之義本此闕黨之名
或亦近闕里者與類考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
闕曰闕里又以爲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孔子宅至漢魯恭
王時尚存漢晉春秋所云未必無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
闕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
爲黨闕黨是闕下之黨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

云姓闞門名慶忌葢以居爲氏者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
闞宣註闞薰童子之後　肇域志